

贈序類三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義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

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戴素庵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官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

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遭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遡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沉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

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
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
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
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
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隲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
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
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
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

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熒熒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

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以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厯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

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冢孫尙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恒之所以繼成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

事憲周制舉三纁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子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

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子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子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寔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

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尙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鳥獸蹯蹯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

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尙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旣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返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狀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

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益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

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子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方靈臯送王翦林南歸序

余與翦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翦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厯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翦林赴公車間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飧罷負手步階除則翦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誨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爲園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翦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訾警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

簞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簞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瞋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簞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簞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簞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嘻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惻然而不樂也

方靈臯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反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沉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